

社會主義入門

馬克斯等著



社會主義入門

一、恩格斯：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展

一 引論

近代社會主義，在其內容上說來，一方面首先是那統治於近代社會內部的有產者與無產者資本家與工銀勞動者中間的階級對立之認識結果，他方面則是生產無政府狀態之認識結果。但是，由其理論形式言之，則近世社會主義最初好像是十八世紀法國各大啓蒙學者所提意見的更廣大與更澈底的發展。所以，近世社會主義的本身根據，雖然是基於經濟事實之上，可是在開始時候，牠不得和一切新學說一樣，把先存的思想資料，當作出發之點。

開導法國人頭腦準備他們應付當前革命的那些大人物，自己也是絕頂革命的。他們對於外來權威，不論其種類如何，一概予以否認。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

一切都受到毫無假借的批判，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審判台下，聲明自身存在的理由，不然就應斷絕自身以後的存在。理性成了測定一切已存事物的唯一的尺度。這正是像黑格爾所說的世界立於首尾倒置地位的時代，——這話的意義，起初是說：他們要把人的理性以及理論所找出的原則，當作一切人的行動與結合的基礎；再後，這話的意義，更是擴大，就是：與上述原理相矛盾的現實（*Realität*），實際上經過了上下的顛倒；從來的一切社會形態及國家形態，一切傳統的觀念，都應被看作不合理的東西，而束之高閣；以前世界都是爲偏見所統治，一切過去的事情，祇值得憫恤與鄙視，現在呢，曙光出現了；從今以後迷信，不正，特權，壓迫等等，將爲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義，自然的平等及不可剝奪的人權等等所代替了。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理想化了的資產階級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實現於資產階級的法律之中，平等祇是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權，宣佈爲最基本的人權之一，根據於理性之上的國家，盧騷的公約，在實際上就是而且祇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亦與其先驅者一樣，總

不得超越他們本身時代所規定的界限之外。

但是，除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間的對立以外，還存在着一般的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富裕的遊懶者與勞動的貧民中間的對立，正是這種情形，使資產階級代表，能夠標榜自己不但代表特殊的一個階級，而且代表整個受苦的人類。可是，從其發生時起，資產階級就帶着牠的對立者：資本家不能無雇傭勞動者而生存；當中世紀行會的市民，發展為近代的有產者之時，行會的傭工及行會之外的短工，也同樣地轉為無產者。雖然在大體上說，資產階級在和貴族鬥爭之時，可以要求一種權力，來同時代表當時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可是論無如何，在資產階級的每個歷史大運動之中，近代無產階級的多少發展的先驅者，也已暴發了他們自己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意志宗教改革及農民戰爭時代的苗宰爾的運動，英國大革命時代的平均派(Leveller)，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巴貝夫(Babœuf)。隨着這個尚未成熟的階級的革命騷動而共同前進的，還有與之相適應的理論的表現，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有理想社會的烏托邦的描寫，在十八世紀，已直接有共產主義的學說，(摩萊里Morelli 馬勃里Mably)。在這時候，平等的要求，已經不是僅僅限於

政治的權利，這要求應該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上；應該消滅的，不祇是階級的特權，而且運帶及階級區別的本身。所以，這個新思想的最初的表現，是禁欲的，傾向於斯巴達式主張的共產主義。其後，出現了三大思想家：聖西門，他除無產階級的傾向以外，還保留着幾分資產階級的傾向；傅立葉；最後歐文（或譯渥溫）歐文居於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受着牠所產生的各種矛盾的影響，於是有系統地發揮自己的消滅階級差別的草案，而直接歸依於法國的唯物主義。

上述三位空想家（烏托邦主義者）的共同特點，即在他們都不是當時順着歷史軌道向前發展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之代表。烏托邦主義者和啓蒙學派一樣，不是要解放一定的某個階級而是要解放全人類。烏托邦主義者，和啓蒙學派一樣，也想建立一個理性及永恆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啓蒙學派的王國相較，則有天壤之別。在他們看來，根據啓蒙學派的原則而建立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所以應該和封建制度及一切以前的社會形態一樣，同被毀滅。真正的理性及正義之所以迄今尚未統治世界者，那是在於牠們還未真確地被人所認識。所缺的，正是那種富於天才的人物，這

樣的人物，現在有了，而且把真理認識了；天才者之所以在現在方才出現，真理的所以在現在才被認識者——這個事實，在他們看來，並不是以前全部歷史發展所形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一種僥倖的偶然情形。這裏的天才者，在早五百年前，也同樣的可以產生，在這時候，人類就可以免去五百年的無謂錯誤與爭鬥的痛苦了。

上述的見解，在本質上，都是一切法國的，英國的，及初期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包括魏特林）所共有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祇是絕對真理，理性及正義的表現；祇要一把牠發現，牠就能以自身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的真理，是和時間空間及人種歷史發展相脫離的，所以牠的發現的時間和地方，就成為簡單的偶然事情。每個學派的創始者，因着主觀理解程度的不同，生活條件的不同，智識淵博程度的不同，思考習練程度的不同，他們的絕對真理，理性及正義，也各不相同。由此產生的各個絕對真理間的衝突，祇有用互相平衡的方法，才能解決。結果，不能不得出某種折衷的居中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真的直到現在，總是支配着法國英國大多數信奉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這樣混合品，是從各學派創造者的比較不甚顯著的批判論調，經濟學說，及將

來社會制度的想像等等中間產生出來的，這種混合品，包容非常複雜的支脈；這種混合品的各個組成部分，愈是像小川中的圓石一樣，在爭論的急流中，磨光牠們銳利的尖角，那麼這一混合品的形成，亦愈是容易。如果要使社會主義成爲一種科學，那麼先就應該把牠置於現實的基地之上。

這時，與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相並立而起來代替牠的，有新發生的德意志哲學，牠到黑格爾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牠的最大功績，在於回復辯證法，把牠作爲最高的思維形式。古代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然的辯證論者，他們中間最淵博的學者——亞里斯多德——已經研究了最基本的辯證法思維的形式。反之在近代哲學中，雖然也有卓越的辯證法的代表（例如，笛卡兒 Descartes 及斯賓諾莎 Spinoza），可是她更厲害地受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的支配，——特別是因爲英國的影響——這種思維方法，差不多完全統治了十八世紀的法國人，至少是在他們專門的哲學著作上。在專門的哲學領域之外，他們也能作些辯證法的妙語；我們祇要指出狄台羅的（Diderot）『臘摩之孫』及盧騷的『人間不平等的原因論』就夠了。——在這裏，我們祇要簡短地指出兩種思維方法的要

點；以後我們還要詳細地研究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留意地考察自然，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那麼我們首先就見到種種聯繫及交互作用無限錯綜的圖畫，在這中間，沒有任何東西，保持他原來的性質，場所及狀態，萬物皆動皆變，皆生皆滅。這個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是正確的世界觀，正是古代希臘哲學的世界觀，最初由海拉克立特(Heraklit)明白地發表出來：萬物存在着，同時又不是存在着，因為萬物皆在流動，萬物皆在永恆的變更中，皆在不斷轉變不斷生滅的過程中。這種見解，無論怎樣正確地理解了整個現象的一般性質，可是要解釋整個現象所由構成的個別部分，則牠實是不夠的；我們如果不能做到這點，則整個現象，也是不能明白的。為認識這些個別的部分起見，我們應該把牠們從自然或歷史的聯繫中抽取出來，而分別研究每部的特性及特疑的因果關係等等。這是自然科學及歷史研究的迫切的任務——這些科學部門，因着極顯著的理由，在古典時代希臘人的研究中，祇佔着次要的地位，因為他們首先不得不搜集材料。嚴密的自然研究之萌芽，以後由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人，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再後在中世紀時，更進一步，為阿剌伯人

所發展；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祇是從十五世紀後半期開始，從這時候起，她以更大的速度，往前直進。自然界中個別部分的分析，各種自然現象和自然物品之分成一定部類，有機體內部的各種解剖學部分的研究——所有這些，都是最近四世紀來認識自然上面的偉大進步之基本條件。可是這種研究，同時也傳給我們以一種習慣，把自然物及自然現象，各別觀察，置於一般的大聯繫之外——不是從運動狀態中去觀察，而是從靜止狀態中去觀察，不是看作本質上變化的事物，而是看作恆久不變的事物，不是在活的過程中去理解，而是在死的過程中去理解。以後培根（Bacon）與洛克（Locke）就把這種見解，從自然科學移植到哲學的領域上，這樣的對於事物的見解，造成了數世紀來特殊的狹隘觀點，及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

在形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腦中的反映，概念，是孤立的，固定的，永久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的研究是個別的，前後不相聯的。他的思維，僅僅往還於直接的對立之中；他的話，卽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卽是狡黠之語。在他看來，任何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樣的，某一事物，不能同時等於自己又等於其他事物。

正面與反面絕對是互相排除的；同樣的，在原因與結果之間，也存在着永恆的對立。我們初初一看，這種思維方法，是很合理的，因為牠正是人的常識所習用的。但是人的常識——在狹隘的家庭生活的範圍中，這是極可尊敬的伴侶，——一踏上研究的廣大世界時，牠就立刻經閱最可驚的變故；無論在某一寬廣領域中——多少是寬廣的，這要看研究對象的性質——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是如何的合用與必要，可是遲早，牠總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這界限之外，牠就變成了偏面的狹隘的，抽象的思維方法，而陷入于不能解決的矛盾之中，因為牠祇顧到個別的事物，而忘記牠們的關係，祇顧到牠們的存在，而忘記牠們的產生與死亡，祇顧到靜止狀態，而忘却牠們的運動，一言以蔽之，祇顧到個別的樹木，而不見森林。譬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而且可以確定地說；某種動物，是否存在；可是在更精密地研究之時，我們看到，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大凡律師都熟知，他們自己怎樣想發見胎兒殺害罪的合理的界限，可是結果毫無；同樣的，死的時間，也是不能決定的，因為生理學證明，死並不是一種倏忽完成的事，而是很遲緩的一種過程。同樣的，每一有機體，在某一期間，既是這個，又是別個，在每一期

間，牠總是消化着那些自外間攝取得來的物質，而排泄他種物質；在每一期間，牠身體的某些細胞死亡，而別一些新的細胞，則又產生；在經過較長的時間後，這個身體的物質，完全變成新的，而爲其他物質原子所代替，因之每一有機體，常常是自己，同時又是別個。更次，在更精密地觀察之時，我們可以看到，某種對立的兩極，例如正面與反面，既相對立，同時又是一樣的不能相互分裂，而且無論怎樣對立，牠們還是相互浸潤；同樣的，原因與結果，祇是一種觀念，牠們本身祇在應用於個別的場合時，才有意義；可是我們如果從其對於整個世界的總連繫上來研究這些個別的場合，那麼這些觀念，就互相並行，溶解於整個世界的交互作用之中，在這中間，原因與結果，互相交替，所以現在或此地是結果的，在別一地方，在別一時候，就是原因了；反過來看，也是如此。

一切這樣的過程，這樣的思維方法，是不能裝入於形而上學的框子內的，反之，辯證法在本質上，對於一切事物及其邏輯的反映概念，是從牠們的聯繫上，錯綜上，運動上，生滅過程上，去理解的，——在辯證法看來，上述的現象，正是爲辯證的方法作辯

護的證據。自然成爲辯證法的證據，我們應該感謝近代自然科學，因爲牠對於這個證明供給了極豐富的而且日益增加的資料；由此證明，在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進行，終究是遵循着辯證法，而不是遵循着形而上學的見解。可惜直到現在，能夠用辯證法去思維的自然科學家，還是屈指可數；這種新發見的結果與傳統思維方法間的矛盾，就引起了現在統治於理論自然科學上的無限的混亂，而使教員，學生作者讀者，都同樣地陷於絕望的地步。

所以關於整個宇宙，牠的發展與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關於這些，如要得到精確的觀念，那麼就一定要用辯證法去思維，一定要顧到生滅過程，進步及退步的變化等等的一般的交互作用。新的德意志哲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發生出來的。康德的科學生涯的開始，就是打破牛頓所主張的太陽系固定不變而且自有名的初次衝擊以後永久存續之學說；他（康德）說明太陽及其也行星，由迴轉的雲霧形成，以爲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這上面，他已經作出這樣的結論，即這種形成的過程，指示太陽系在將來也要進入不可避免的毀滅。半世紀以後，他的學說，得到拉帕拉斯

(Laplace)的數學的證明，再過半世紀後，多光鏡更證明了在宇宙的空間，尚存在着種種濃度不同的灼熱的氣體。

這個新的德意志哲學，至黑格爾而登峯造極，在黑格爾的體系中，整個自然歷史及精神的世界，都被看作一種過程——即永恆的運動，變更，轉換及發展的過程；牠企圖證明那種存在於這些運動與發展中的內在聯繫——這些都是黑格爾學說的偉大的功績。從這觀點上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無意義的暴力底野蠻混亂狀態了，這種暴力，在當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之前，是一概應受申斥的，是愈早能忘却愈好的。歷史成了人類本身發展的過程，現在思想家的任務，即是在於從一切邪路上，追蹤着依次發展的行程，並在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中規定一切過程的內在的規律性。

黑格爾沒有解決這一任務，這在此地是沒有關係的。他的歷史的功績，即在他提出了這個任務；而解決這樣的任務，則一個人是永遠不能的。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起，是當時最淵博的學者，可是無論如何，他總是有限的；第一，他受自己智識的限制；第二，他為他的時代底智識與見解的範圍與深度所限制。此外，還有第三個原因。黑格爾

是唯心論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自己的觀念，不是多少抽象的已存事物與現象的反映，而是相反的，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祇有「觀念」在現實上的反映，此種「觀念」在世界成立以前，是已經在甚麼地方存在的了。在他學說中，一切都是顛倒過來，世界現象的真實聯繫，完全被改形了。所以黑格爾雖然正確地而且甚至天才地懂得了多種現象的好些細密關係，但因上述的原因，所以在這些詳細敘述中，就有許多是補綴的，文飾的，虛構的——就是說謬誤的論調。黑格爾的體系，在其本身看來，是牠同類中最後的巨大的流產。而且，牠還包含不能解決的內在矛盾：一方面，黑格爾體系的基本前提，是其歷史觀點，承認人類歷史，是一種往前發展着的過程，這一過程，根據牠的本性，是不能在人的靈智領域中，被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所完成的；但在他方面，黑格爾的體系又妄想自身中包涵着這個真理。包羅萬有永恆不變的認識自然及認識歷史的體系，是和辯證法思維的基本法則相矛盾的；不過這種情形，並不排斥而是認可這個見解：即，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可以逐代地得到更可驚的進步。

對於以前整個德意志唯心論的全部矛盾底理解，必然的歸趨於唯物論，但是讓讀者

記住，這決不是歸趨於純粹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十八世紀唯物論。舊唯物論，素樸革命地簡單地否認了全部以前的歷史；近代唯物論，與之相反，牠把歷史看作人類發展的過程，而以牠的運動法則的發見，爲自己的任務，十八世紀法國人及黑格爾以爲自然是一個不變的，運行於小循環的統一體，有永恆的天體，（如牛頓所說的，）有不變的有機體的形態（如林耐 Linné 所說的）——近代的唯物論，則與這個觀點相反，而綜合自然科學的最新式的結論，根據這些結論，自然也有牠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各種天體，也和那些在適當條件下成長於各天體上的各種有機物一樣，同是有生有死的；而宇宙的循環運動，如果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話，那麼牠是採取無限偉大的規模的。在這兩個場合上，近代唯物主義，在本質上說來都是辯證法的，而再不需要任何超越他種科學之上的哲學。既然要求每種專門科學，都須闡明牠自己在世界事物總聯繫中及這些事物認識中的地位，那麼關於此種總聯繫的任何特殊科學，就變成不必要了。這樣，以前的哲學，祇留下了一部分，爲獨立的科學，這一部分就是關於思維及其法則的學說——形式邏輯及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屬於自然及歷史的實證科學中了。

如果自然觀上的這種變革，祇在科學研究獲得了確當的實證的認識資料之後，纔能按步完成，那麼在歷史觀上，則在很早以前，許多顯著的歷史事實，已經引起了牠的堅決的變更。1837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的暴動，在1838—1839年間，第一次全國的勞働運動，英國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達到了牠的極盛時期。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裏，一方面隨着大工業發展的程度；他方面隨着資產階級鞏固其不久以前所獲得的政治統治權之程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益出現於歷史的舞臺之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學說，以爲資本與勞働的利益，是一致的，以爲自由競爭的結果，會形成全體的協調，及全體人民的幸福；這種學說的騙人性質，已經日益顯著地爲事實所證明了。所有這些，現在都不能否認了；同樣的，對於新關係的極不完全的理論表現，法國英國的社會主義，也不能視若無覩了。但是舊的尙未完全消滅的唯心史觀，還不知道任何依據於物質利益之上的階級鬥爭，而且一般的忽視物質的利益：在牠看來，生產以及一切其他的經濟關係，祇是「文化史」上附帶說及的次要因素。新的事實，使人對於全部以前的歷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而且發見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

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階級，總是一定的生產及交換關係的產物，一言以蔽之——就是牠的時代的經濟關係之產物；因之某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就形成了真正的基礎，而各該歷史時期的法律及政治制度，宗教哲學及其他的觀念，等等上層建築，歸根到底，均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因此，唯心論就從牠的最後的隱蔽所，從歷史科學中，逐出來了；由此產生了唯物史觀，發見了新的方法，用人們的存在來解釋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用人們的意識，來解釋他們的存在。

可是舊的社會主義，決不能和這種唯物史觀相容，這正好像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不能和辯證法及近代自然科學相容一樣。舊的社會主義，雖然也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結果，但總不能把牠說明，因之也就不能加以克服；舊的社會主義祇是簡單的把牠看作可惡的制度，而加以否認。但是事情在於，一方面要理解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牠看作歷史條件所造成的，某一歷史時期所必然產生的生產方式，因之也就是把牠看作一種必然要趨於毀滅的生產方式；他方面，要暴露牠的內部的性質，此種性質，尚未被發見出來，因為以前的批判，都是針對着牠的惡結果，而極少注意牠的本